

与友人行走在桃花源

门心雨

一早，窗外的鸟儿把我唤醒，也许是知道我要去桃花源。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这样的生活，谁不向往？昔时，渔人沿溪水行船，忘了离家多远，遇到一片桃花林，眼前奇异的美景便让他忘乎所以，只顾一心往前。而我今时是刻意的，有导航指路，更有两旁的山水和田园引领我们一直往前走。人有喧闹宁静之分，道路也有。行走在如此山道，感受那份静谧是很享受的。

徐徐微风伴我到达桃花源入口。入眼即看到一条瀑布，水流从山顶缓缓而下，不急不躁，如与你在轻声呢喃般，诱人过去坐在水池边细听。旁边是一片绿得让人心醉的草地。当然，桃树林是最美好的存在，桃树一棵挨着一棵，连成一片，树干粗大，叶子俏生生着，还有许多毛茸茸、青生生略带点含羞的小桃子，而粉红的桃花却是个真实的虚幻。人人都愿意在这亦真

亦虚的幻觉里多留一刻。

沿着寂静的山路走一程，远远看去，有一幢房子依山而建，看上去像是山外人家。进入屋内，友人到客厅闲情地坐下，跷着二郎腿，拿本书，眼光不知飘向何方，背景是窗外的群山和树林。这个画面就这样定格。

在阳台，大庸在肆意畅想，如果可以，把整层楼拿下，打通隔墙，如此这般，山上的动物在奔跑，房里的人儿也可以撒欢。我附和，这样当然好。心里想着，要是我父亲来买就更好了，这样他的六个娃住一层也是够热闹的。住在这里，每个房间看出去都是一片绿油油，父亲可以每天一早就把我们叫醒集训、跑山，然后六个娃都成了身怀绝技的武林好汉。

窗外一只漂亮的鸟儿在跟我打招呼，我才从女侠梦中醒来。大伙儿走到楼房边的樱桃林。桃花源果真是宝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连樱桃树都

是特别壮实，红的青的挂满枝头。要不是贪吃，还真舍不得下手。林中有小儿，有英俊少年，有青春美少女，有饱读诗书的文人，有为人师表的学者等等，此刻都放下了那些角色，只留一个身份，就是桃花源里一个普通的人，正在集体采摘果子。大家嘴里塞着樱桃，还不忘讲故事，讲蒋老师放电影的经典故事，大庸还给故事增添了续集，把蒋老师化成一个扣人心弦的角色，嬉闹声欢笑声使树叶都笑弯了腰。

绕着山头走一圈，看看山上的动物们，到足球场去撒下野，看看是我踢球还是球踢我，去桃花林数小桃子，到草坪上喝茶看书晒太阳，还有好多想法都来不及实现，我就被风儿吹回了现实的生活，吹回了家。

好在，知道了桃花源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想，或许可以在这里拥有一舍。如果可以，大伙儿都住进来后，最好是把山门都关上了。

有太阳的桃花源

朱礼卓

桃花源是有太阳的，在日光亲吻的温暖里，我的微笑追随着四月的桃花源。

我去桃花源的时候，桃花源的桃花已经谢了，太阳照着青色的桃子。桃子诉说着桃花开时的美丽，缀在绿色的叶子之间。纵使刘郎重到，桃源露饮，应喜人面笑春风。

我抬手看太阳照着桃花源的瀑布，瀑布如帘子般挂在宽大的岩壁上，草仰起头欣赏着瀑布，瀑流顺着凹凸不平的岩壁，幻化出各具形状的曲线。从下往上看，瀑布就像一块飘逸的白纱披在桃花源的肩上，它的美是无法形容的，没有气势磅礴，没有汹涌澎湃，没有震耳欲聋，只有纯朴、内敛、安静，就如一枚未经雕琢的玉石。

我坐在观光车上，任由车子驶过太阳下油亮亮的草地。草地的草就像那拉提草原的草，牛羊可以没在草里，也许还能听到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深情地呼唤。鸟在太阳下飞过，衔着风带

着歌，描着红画着绿。在暖流涌动中，无数的，咔嚓，声启动内心的美好，停留在记忆深处。

穿过有凉意的隧道，又见太阳，太阳照着林中高耸的楼房。站在窗台，有阳光射进来，是柔柔的那种，夹杂着山间的翠意，一帘风絮。窗外有连绵山体，有绿波盈盈。凝眸在无涯的时间荒野，美在悄然流动、绽放，盛开在每个人的心里。目光流转，桃花源宛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乃有德之象，居其中，润其德泽，世代有福。

我在桃花源看太阳，看太阳照在那片樱桃林。太阳在樱桃枝上跳跃，在绿色的叶子间跳跃，在红色的果子中间跳跃，在嘴馋的人们脸上跳跃。天空澄澈得没有一丝云彩，一切都被浸润在阳光里。我摘下一片树叶，深吸一口，吹出桃花源的灵魂，吹出桃花源梦的光点。

我在桃花源看太阳，看太阳照在足球场上。在太阳下来一场刺激的足

球赛吧，让青春回转。想象着在绿草地上，放一个黑白相间的球，我穿着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鞋子，一脚向那球猛踢，球在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落在草地的任何一处。周围是一阵阵的欢呼声，我在欢呼声中寻找那个黑白相间的球，再踢一脚。

累了，在无患子树下，摆一张精致的茶几，泡一壶有桃花颜色的茶，吟唱：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可以细赏薜荔缠绕无患子树干上的乐趣：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仰头看阳光抚着无患子的枝叶，枝叶正享受着恩典，做着很甜的梦。

茶香慢慢地氤氲空气中，清泉迂回脚下。我的身影与陶公重叠，穿山林、跃叠石，见月牙仙子般的身影俯下，摘下一颗颗红玛瑙似的覆盆子，邀请我入嘴，一股儿时的甘甜弥漫唇齿之间。有阳光的桃花源是一帧帧活动的照片，随风而来，随风而去。

我在桃花源寻找一只鸟

杨铁金

我要去桃花源，寻找一只鸟，一只熟悉的鸟。

啾，啾，啾，啾，啾。一大早，它就这样吵醒了我的睡梦。我仿佛回到了30年前的花街。那条Y形的山路，左边陡而直，右边平而曲。

啾，啾，啾，啾，啾。向左，杨坑。那是一个许多人问起过的名字。虽然我熟悉那个山洞、那片樟树林、那口池塘、那些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以及散落在转角处的许多名字。然而，它并不是我的村庄，我只是在这边的中学当了10年的语文教师，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于二十里的山路来这里做家访。

啾，啾，啾，啾，啾。向右，吴坑。高低错落的房子，家家窑井，户户红花。窑井里积蓄着带了桃花瓣的山涧水，一方方浅浅的清水，映照着兰草、月季、蓝天，和山里人淳朴的笑容。

九头芥菜生是吴坑著名的特产，那种硕大的蔬菜晾晒在干净的岩塔皮上。岩塔背海拔数百米，站在上面，可以闻到水煮干菜的清香，看见四处村

庄的袅袅炊烟，还能听到各种鸟的叫声，那是南山的鸟在呼唤着北山的鸟。你可以不懂它们的语言，却不会听不出它们间彼此的相悦。

桃花坞里桃花开，桃花源头住神仙。进入桃花洞府，眼前豁然开朗，只见田畴平整，果树成林。

樱桃树上结满红果，性急的人早已攀着路边的枝条，扯了一大串送进嘴里。我继续向上攀缘，寻找阳光最多的地方，果然找到了最大最红的樱桃。轻轻地摘了一两个放到嘴里，软软的，甜甜的。我竟然找到了二联珠！两颗熟了的红樱桃紧紧抱在一起。我舍不得吃了它。

鸟是喜欢啄食红樱桃的。我的到来惊走了一大群，它们展翅飞到林子更深处。高高的樱桃树枝顶上有个草窝，那是小鸟的家。原来它们早已将家安在这里了。你们这里的主人，而我仅仅是一个过客。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的鸟鸣声，在溪流的那一边，我沿着弯弯曲曲的泥路，向上。穿过菜地，穿过枇杷树，

穿过香椿树，看见苦丁茶树在一簇簇的嫩叶丛里开着细碎的花。清澈的水从白天花的瀑布下来，顺着清脆的鸟鸣，向上。

在绿树荫里，拐过L形的上坡，我终于看到一池水，那水却是乳白的，就像揉进了整团白云。水边有两幢两层高的木头房子。站在第二层的阳台上，伸手可及苦楮树的花，一簇簇、毛茸茸的，一触就到了我的手上。苦楮树能结出坚果，可以加工后食用。

我继续向上攀缘。啾，啾，啾，啾，啾。我听到了鸟愉悦的叫声。啾，啾，啾，啾，啾。我听到自己的嘴里也发出一种应和的声音，身子长出一对翅膀，飞上了顶峰。

杜剑说，你敞开牛仔布衬衫的样子，沧桑、沉思、坚毅、淡定，很有一种味道。我侧过头去，望着左前方。那边的藤椅上坐着一位时髦女郎，凉帽、太阳镜、裙子。我笑了起来，对杜诗人说，来，给我拍出牛仔男孩的样子。

在桃花源，沧桑的我可以拥有一颗年轻快乐的心。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在桃花源小镇（外一首）

蒋伟文

在远离都市的喧嚣
来到桃花源小镇。时近中午。
想起一位哲人曾说：
人类在梦幻与现实的夹缝中
生存。当我穿过山洞，行走在
倾斜的山道上，影子
被压成薄饼。

桃花早已凋谢，桃子
未成熟。阳春三月，
山坳里的樱桃红了，小鸟捎来了
春天的口信。远处，山体剖开伤口，
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
但是，没有一间房子是我的，
这里的一草一木不属于我。
我是多余的。我将无我。
一个石刻大字醒目地显现：隐。

午后爬上半山腰。一只松鼠
在松树枝头跳跃，
迎接我，林中的鸟儿在呼唤，
不知是什么鸟。此刻我闭上眼睛
站成一棵枯树，梦想着
长出绿叶或者木耳。

想象陶渊明在桃花源的幸福新生活

陶渊明，你还活着。你住高楼、别墅，还是水池边的小木屋？或许更喜欢在溪边、山脚搭个棚舍。樱桃是蜜桃的一个变种吗？你问自己，然后打开手机或电脑百度搜索。某日友人来访，到酒家喝几杯，坐在球场边大树下喝茶聊天，看游客踢足球。如今生活平安、富足。你们古人做梦都未曾想到吧。但是你无法做一个隐逸诗人了。因为这个桃花源不是你的，你的桃花源还是1600年前那个桃花源。你用全部余生来回忆，不知如何放置词语。闲时去桃园转悠，获得内心片刻安宁：绿色的空气，一句短促鸟鸣之后的寂静。

